

聊齋志異

聊齋志異

蒲松齡撰

*

文學古籍刊行社出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五九號)

北京東四頭條胡同四號

信大橡皮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書號：(27)

開本 24"×52" 1/4 印張 109 插頁 1

一九五五年九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五年十月上海第一次印刷

(函裝四冊)印數 0001—4100

定價 (7) ~~11.05元~~

10.75元

雲羅公主

斗之

有喜

相裕

曾泰雅

市樓家

甲武

齊天大

訪語

陵縣派

彭二像

三生

烟情

龍飛相公

恒娘

甲

天堂

台身

何仙

長年

阿他

飛

山

山

云以

福

小

通

通

通

通

通

工

工

工

工

工

工

工

工

後捨急於落成無暇禁忌刻日敦延廊舍一新先是有澤州生

僑寓鄰坊投刺於門生素易交托他出又窺其止而報之後月餘門外道
相值二十許年也宮緇單衣絲帶烏履意甚都雅略與傾談頗其溫
謹悅之揖而入請與對奕互有贏虧已而設酒番流連談笑大惟明日敦生
至其寓所珍肴雜進相行殷渥有小僮十二三許拍板清歌又跳擲作劇生
大醉不能行便令負之生以其纖弱恐不勝衣強之僮綽有餘力荷送而歸
生奇之次日攜以金再譟乃受由此交情款密三數日輒一過送表為人簡嘿
而慷慨好施布有負責鬻南女者解囊代贖無吝者云云此益重之過數日
諸生作別贈象箸南米等物筆曰生反金受物報以

東昌後月餘樂亭有仕宦者請之與克抵遇之役入勒王人之凡失計之火
劫掠一空家人識衣行牒追捕鄰院屠氏與生家積不相能因其土木大興
陰懷疑忌適有小僕竊象箸賣諸其家知衣所賣因報大尹以兵選
舍值生主僕他出執母而去母哀萬受驚僅存氣息二三日不復飲食
戶釋之生聞母耗急奔而歸則母病已篤越宿遂卒收斂甫畢為捕役
執去生見其年少溫文竊疑証枉故恐喝生實述其交征之由于問何以
暴富生曰母有藏銀因欲親迎故治舍室耳生信之具牒解郡鄰人知其
無事以重金賂監者便殺諸途路經深山被曳近前將推墮之計逼情
危時方急難忍一虎自叢莽中出嚙二役皆死卿生去至一古處重樓夢散

虎入置之見雲蘿扶婢出妻狀慰弔妾欲留君但母喪未卜寔安可

去劉郡自投保無恙也因取生肩前帶連結十餘扣囑云見官時以此結而解之可以弭禍生如其教討郡自投太守喜其誠信又稽察知其冤銷罪名令歸室中途遇衣下騎執于偏言情狀表憤然作色嘿不一語生自以君風素何自污也衣曰某所殺討不義之人所取皆非義之財不然即置於路者不拾也君教我固自佳然如君家鄰豈可留在人門耶言已起乘而去生歸恹母已柴門謝客忽一夜盜入鄰家父子十餘口盡行殺戮止留一婢席捲財物與僮僕携之臨去執燈謂婢汝認之殺人者我也與人無涉並不認闕此戶門壁而去明日告官疑生知情又促生去生已無詞可下

十上握帶且辨且

解案不能詰又釋之既歸遂自棄此書不出一語姬執紙而己即月際
日掃階庭以待好音一日異香滿院登閣視之外陳設煥然笑問揭蓋
簾則公主凝妝坐急拜之女挽手曰君不信數遂使土不為灾人以苦塊之
戒遲我三年琴瑟是急之而反以得緩天下事大抵然也生將出此言治
具女曰妾貞婢探櫝有漢熟如新出於鼎酒亦芳冽酌移時小已授
暮足下踏婢漸都亡去女四肢嬌惰足收屈伸似無所看生狎抱之女曰君
暫釋手今有兩道請君擇之生攬項問故曰君為棋酒之交可得三十年聚
首若作牀第之歡可六年語合耳君高取生曰六年後再商之生乃嘿然遂不
施好女曰妾固知君不免俗道此亦數也因使生蓄婢娼別居南院炊爨方

得以往計北院中並無烟火惟其枰酒具而已亦常隨生推之則自酬他人
 不得入也然南院人作事勤惰女知之每使生往譴責無不具服女無繁
 言無哂笑與有所談但俯首微哂每駢肩坐喜斜倚人生舉而加諸膝輕
 如抱嬰生曰卿輕若此可作掌上舞曰此何難但婢子之為所不屑耳此遠原
 九姊侍兒屢以輕佻獲罪怒謫塵間又不守女子之貞今已送之閣上以錦襦
 布滿冬木嘗寒夏未嘗熱女嚴冬皆看輕教生為製鮮衣強使看之踰
 時解去曰塵濁之物幾於壓骨成勞一日抱諸兒覺沉倍累昔異之笑言
 腹曰此中有俗種笑過數日嬾舉為不食曰近病惡此頭思烟火之味生
 為具司旨遂此飲食遂不異於常人一日曰妾所質單弱不任生產婢子機

英頭健可使代之乃悅裏服一英聞諸室少頃聞兒啼落扉視之男也喜
曰此兒福相大器也因名大器繡衾裏俾付乳媪養諸南院女自免身腰細
如初不食煙火笑忽蘇生欲暫歸寧門返期答以三日鼓皮排如前狀遂不
見定期不來積年餘音信全渺亦已絕望生鍵戶下幃遂願鄉存終不
肯娶每獨宿北院沐其餘芳夜輾轉在榻忽見燈火射窗門亦自闢
羣婢擁公主入生喜起問與約之罪女曰妾未愆期天上二日半耳生得意
自詡告以秋捷意王必喜女欣然曰烏用是儻來者為無忌榮辱止折人
壽數耳三日不見入俗幃又深一層笑生由是不涉進取過數月又欲歸寧
生殊悽戀廿日此去定早還無煩寄望且人生合離皆有定數樽節之則

長慈繼之則短也既去月餘即返還此一半半歲輒一行往數月始還坐習為
 常亦不之怪又生子女舉之曰豺狼也立命棄之生不忍而止名曰可棄甫周
 歲召為卜婚諸媒接踵問其甲子付謂不合曰吾欲為狼子治一深園竟不可
 得當令傾敗六七年亦數也囑書記取四年後侯氏生女左脇有小贅疣乃此
 兒嬀當嫁之勿較其門地也即令書而誌之後又歸寧竟不復返生母以所
 囑告親友果有候氏女生有疣贅候賤而行惡衆咸不齒生竟嫖定焉大器
 十七歲及第娶雲氏天妻比年孝友父鍾愛之可棄漸長不喜讀書輒偷與無
 賴博賭恒溢物償戲責父怒撻之卒不改戢隄防不使有所得遂夜出
 為穿窬為主所覺縛送邑宰審其姓氏以名刺送之歸父兄共繫之楚

掠慘棘幾於絕氣兄代哀免始釋之父急恙得疾食銳減乃為二子立析
產書樓閣沃田悉歸大器可棄悲怒交持刀入室將殺兄悞中嫂先是主
有遺袴絕輕實雲拍作寢衣可棄所之火星四射大惧奔去父知病益
劇數月尋卒可棄聞父死始歸兄善視之而可棄益肆年餘所分田
產略盡趙郡訟兄官審知其人不遂之兄弟之好遂絕父踰年可棄二
十有三候女十五笑兄憶母言欲急為完婚召室家除佳宅與居迎婦入門
以父遺良田悉登籍父之曰數頃薄產為若輩死守之今悉相付吾弟
無行寸艸與之皆棄也此後成敗在於新婦計令改行無憂凍餓不患兄
亦不能填無底壑也候雖小家女然同慧麗可棄雅畏愛之所言無敢

違母出限以勢刻過期則詬厲不與飲食無棄以此少敏生年餘一子婦
曰我以後無求於人矣膏悞數頃母子何患不溫飽無天高亦可也會可
棄盜案出賭婦知之嚮弓於門以拒之大惧避去窺嬖入逆巡亦入婦榜
刀起可棄反奔婦逐斫之斷幅傷腦血沾襟屢急極往訴兄不禮焉
寬慚而去適宿復室跪嫂哀泣求先容於婦決絕不納可棄怒將往
殺婦兄不語可棄忿起操戈直出嫂愕然欲止之兄目禁之俟其去乃曰彼
固作此態實不敢歸也使人視之已入家門兄始色動將奔赴之而可棄
已至息入蓋可棄入家婦方弄兒望見之擲兒牀上覓得厨刀可棄惧
曳戈反走婦逐出門外始返兄已得其情故語之可棄不言惟向隅泣目盡

腫兄憐之親率之去婦乃內之侯兄出罰便長跪要以重誓而後以瓦
盆賜之食自此改行為善婦持箒握箕日致豐盈可棄仰成而止後年
七旬子孫滿前婦猶時持白鬚使膝行焉

異史氏曰悍妻妬婦連之者如祖附於骨死而后已豈不毒哉然所附
天下之至毒也苟得其用瞑眩大瘳非參苓所能及矣而非仙人洞
見藏情又烏敢以毒藥貽子孫哉

章丘李孝廉嘗遷步通儒不泥絲竹詞曲之屬留精之而兄以
登甲榜而孝廉益恍然天人謝絕禁制之遂止去三年不返徧
覓不得後得之臨清柯樹中家人入見其南向坐數十數左右侍盃

皆學三日藝而非門牆者也臨行積衣累笥悉諸妓所貽既歸夫人
 閉置一室投書滿案以長繩繫榻足引其端自櫺內出曾以巨鈴繫
 諸厨下凡有所需則踴繩動鈴响則應之夫人躬設典肆盡廢他
 物而仍其直左持笏右握管老僕供奔走而已由此居積致富母耻
 不及諸如貴錮閉三年而卒屢捷喜曰三卯而戌吾以汝為暇矣余亦即
 又取進士以松生亦章丘人每以緡火佐讀緒者不輟讀者不敢息也或州
 舊相訪輒竊聽之論文則滌著作悉若憑詔詔則悉聲逐客笑每試
 得平字不敢入堂門起守始笑迎之設帳得金卷內歎然毫不敢隱焉
 故東主觀遺恒面較諸蘇人或非笑之而不知其銷等且難也後為婦

翁近教內弟是年遊泮并謝儀十金耿受極返金天人知之曰彼雖同親
然方耕謂何也追之返而受之耿不敢爭而心終歎焉思償之於是每
歲儲金皆短其數以報天人積二年餘得如千數忽夢人告之曰明日登
高金數即滿次日試一臨眺果拾遺金恰符缺數遂償岳後成進士天
人猶訶譴之耿曰今一行作吏何得漢滿天人曰諺云長則形亦高即為
宰相寧便大耶

烏語

中州境有道士募食鄉村食已則醵焉因告主人使慎火則故答曰烏云
大火難救可怕衆笑之竟不備明日果火延燒數家始驚其神好事者追及

之稱為仙道士曰我不過知鳥語耳何仙也適有早花雀鳴樹上衆問何語曰
 雀言初六養之初六養之十四十六陽之想此家双生笑今日為初十不出五六
 日當俱死也謂之果生二子無何並死其日悉符言令聞其奇招之止為客時
 羣鴨過因問之對曰明公內室必相爭也鴨云罷偏向他偏向他令大服毒其
 妾反唇令適被喧聒而出也因置方罽中優禮之時蘇詩言多奇中而道士
 朴野肆言輒無所忌令最貧一切供用諸物皆折為錢以入之一日方坐羣鴨
 復來令又詰之答曰今日所言不與前同乃為明公會計耳問何計曰彼云鵝
 燭一百八銀朱一千八令慚疑其相譏道士求去令不許踰數日宴客忽聞杜宇
 客問之答曰鳥云去官而去衆愕然失色令大怒立逐而出未幾令果以懼